

莆田平原的聚落形态与仪式联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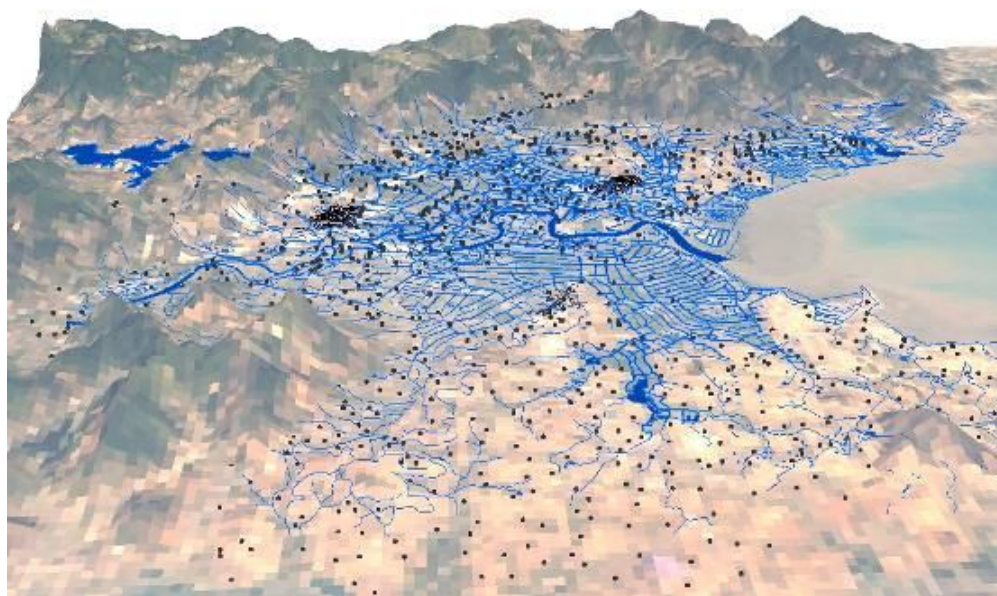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人文地理学沙龙记录稿

厦门大学历史学系 郑振满

不好意思，我是第一次参加地理学的会议，也不了解你们的沙龙，所以我原来也不知道这水有多深，现在感觉是班门弄斧。刚才陈春声和刘志伟都引用了很多历史资料，讲了一个有故事的空间过程。我现在要报告的是正在做的一个课题，是我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丁荷生教授一起合作的研究计划。这个课题已经做了许多年，大概最早是从 1993 年开始做，最近有一个初步的成果，一个英文的调查报告要出版。但是我们的计划还没有完成，原来想解决的许多问题到现在也没有结论，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，向各位地理学家请教，帮我们找到更好的思路。

我们要研究的问题，是想通过考察莆田平原的仪式联盟，探讨宋代以来区域社会文化的演变过程。这是我们研究的区域【图一】，基本上是在莆田沿海平原，大约是在福建沿海的中部，台湾海峡的西岸。这个地区在历史上属于兴化府莆田县，现在属于福建省莆田市。实际上原来计划的空间范围更大，包括木兰溪流域的河谷地带，一共有 1500 多个村庄。我们现在已经完成调查报告的村庄都在沿海地区，大约有 800 个村庄左右。在这些村庄，我们找到了 3000 多个庙，每个庙都有各种不同的神，每年都要为这些神举行各种不同的祭祀仪式。这些仪式实际上代表了不同人群之间的联盟，我们特别有兴趣的是跨村落的仪式联盟。

图一：莆田平原鸟瞰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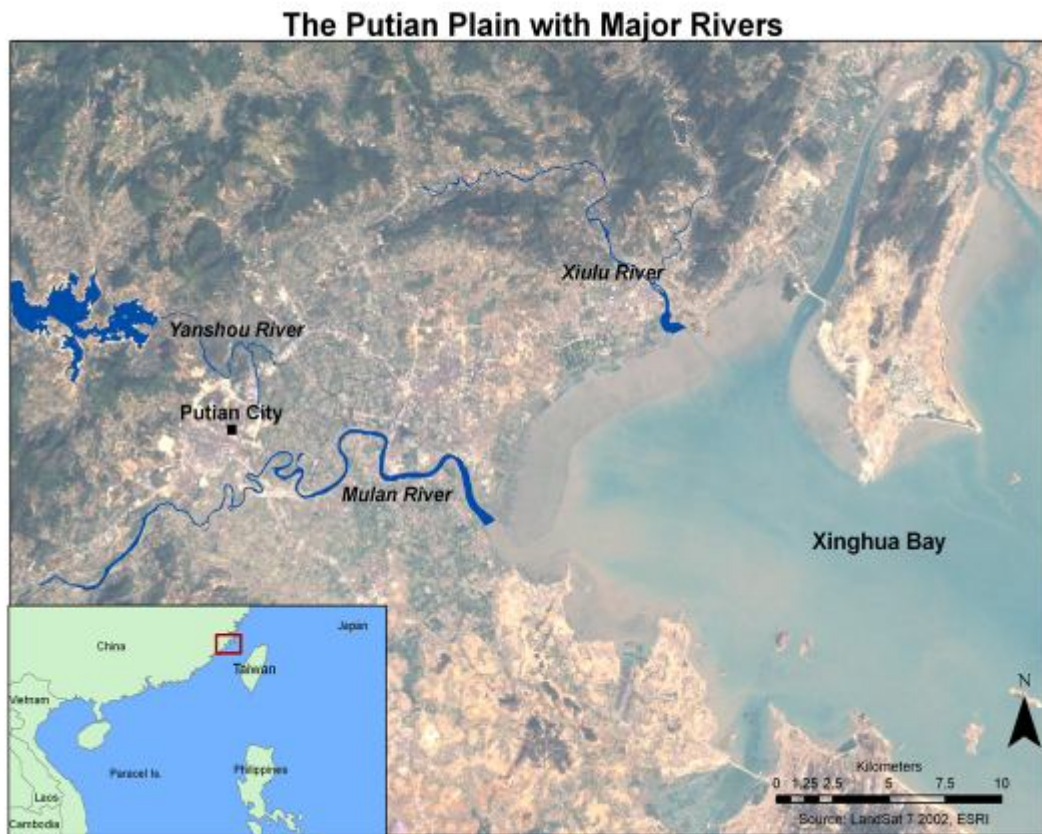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当初提出这个研究计划，主要是对人类学家的社区研究不满意。他们研究的社区一般是以村庄为单位，找一个村庄就开始讲他们的故事，讨论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特质。他们这么做的结果，经常是用一个村庄的例子去反对另一个村庄的研究成果，所以会出现五花八门的解释。但是我们知道中国有各种不同的村庄，这些村庄有不同的空间位置，不同的社会结构，不同的文化传统，不同的历史经验，等等。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喜欢跑田野，从 1984 年以后每年都有好几个月在乡下跑，一起去过很多地方。我们发现每个地方都是各种不同的村庄在一起，每个村庄都会受到周边村庄的制约和影响，因此关键是要研究不同村庄之间的相互关系，而不是孤立地去看一个村庄。所以我们

当时想提出的问题，就是应该从研究聚落形态和聚落关系入手，把社区研究转变为区域研究。

我们这个计划的主要目标，就是利用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，建立莆田平原的历史人文地理信息系统。我们希望，这个系统可以综合反映生态、经济、社会、政治、文化等多重空间的互动过程。因此，我们在每个自然村都收集 6 大类资料，首先是定居的时间和行政归属，其次是生态特征和生计模式，第三是家族发展和人口规模，第四是庙宇系统和崇拜对象，第五是仪式活动和仪式组织，第六是仪式专家和相关文献。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建立了莆田社会文化史的基本数据库，大约每个村庄都有 300 多项数据，然后把数据库和电子地图连接起来，就做成了我们自己的地理信息系统。现在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系统，把我们收集到的各种资料都放到地图上，也可以把我们希望了解的资料都表现在地图上。这个系统帮助我们思考历史过程，也帮助我们发现了许多以前没有想到问题，这都可以说是地理学对历史学的贡献。不过，我和丁荷生教授都不是学地理出身的，我们对地理学的认识还很肤浅，所以走过很多弯路。这个系统已经做了很多年，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完成，有很多问题还没有办法说清楚。下面我想展示一些有关的地图，介绍一些我们的初步认识。

这是莆田平原的卫星照片【图二】。大致说来，莆田平原最初是一个海湾，有几条河流从西部山区流入这个海湾，不断带来泥沙，逐渐形成了河口冲击平原。

图二：莆田平原及其主要河流



莆田平原的大规模开发，是从唐代中叶开始的。根据历史文献记载，唐代在莆田设立了一些屯田机构，围垦沿海的土地。当时主要是在沿海的山边修筑一些很大的蓄水池，灌溉新开垦的盐碱地。到了五代和北宋时期，陆续在几条主要的河流上修建拦河坝，又在沿海修筑堤坝，进行大规模的围垦。到南宋以后，水利灌溉系统不断完善，沿海的堤围不断外移，莆田平原也就不断扩大了。下面

是不同历史时期莆田平原的示意图【图三】。

图三：唐以后莆田平原的变迁



Source: Satellite Image: Landsat 7 2002.
Shorelines: Fujiansheng lishi dituji 2004; 212

Song Shoreline of the Putian Plain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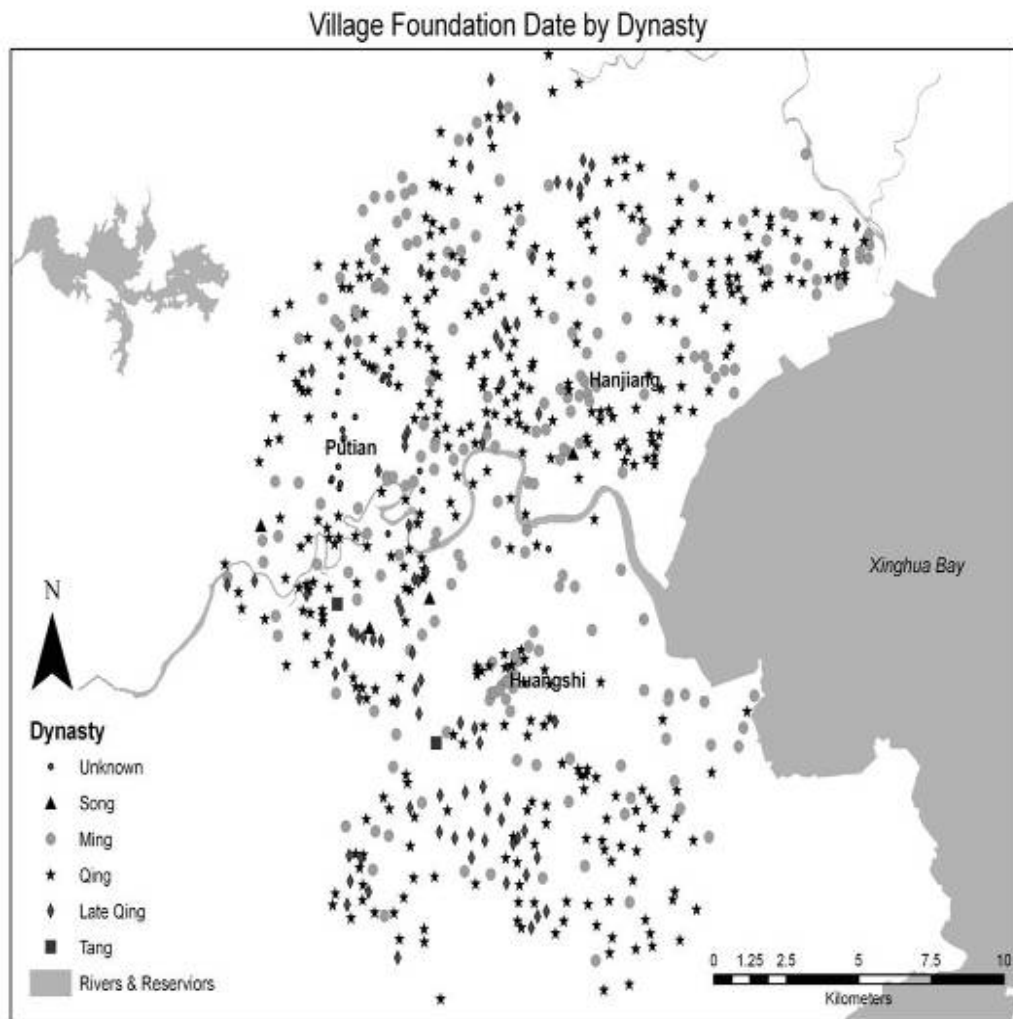
Ming-Qing Shoreline of the Putian Plain



Source: Satellite Image: Landsat 7 2002
Shorelines: Fujiansheng lishi ditu 2004; 212

在莆田平原的开发过程中，聚落形态也不断发生变化。早期的聚落主要分布在靠山的地带，后来随着水利灌溉系统的发展，沿着纵横交错的水沟和堤围分布，形成条状和带状的聚落群。从聚落的发展过程，可以非常清楚地再现水利建设的过程和生态环境的变化。这是我们已经了解的历代聚落分布图【图四】，其中方形是唐代的聚落，三角形是宋代的聚落，圆形是明代的聚落，星形是清代的聚落，菱形是近代形成的聚落，还有一些聚落形成的年代不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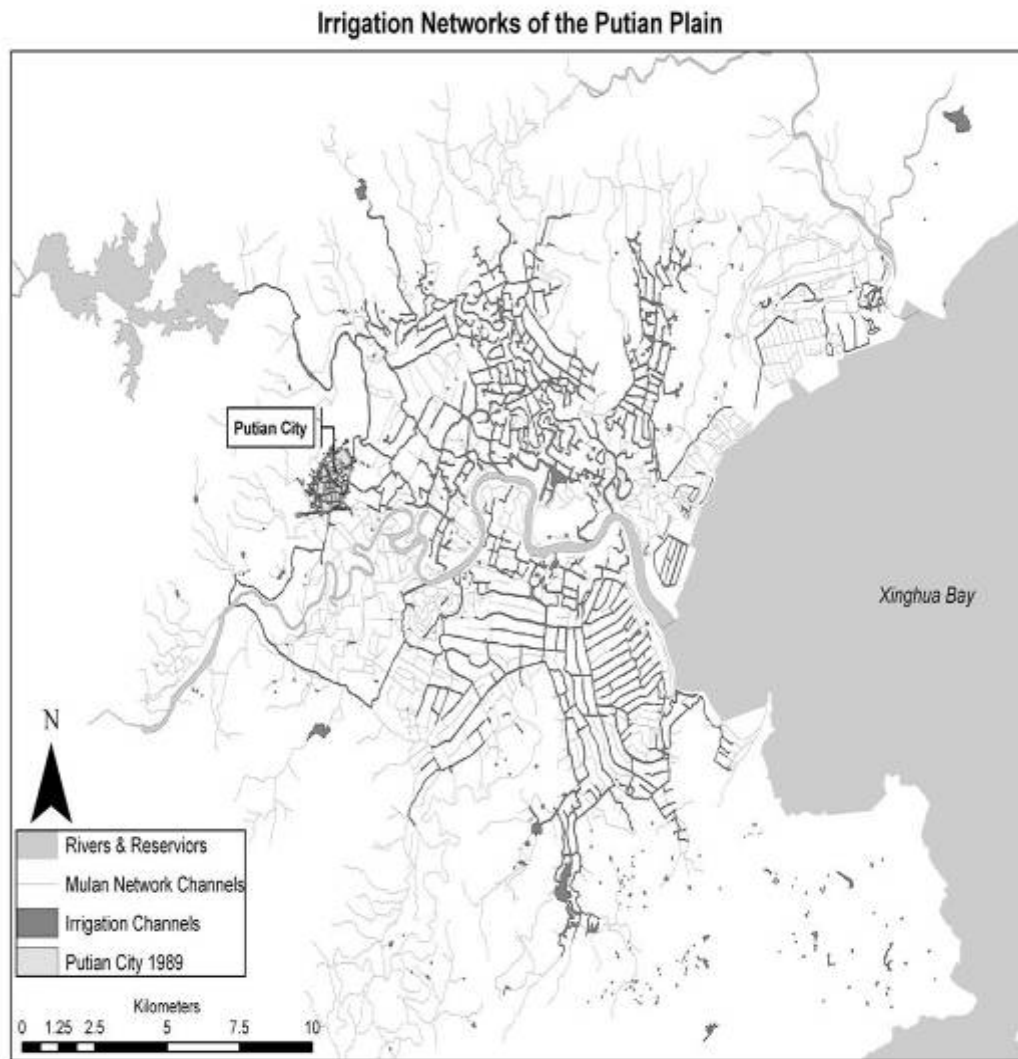
图四：唐以后莆田平原的聚落形态



我们非常庆幸，在这个地区可以找到很系统、很完整的历史资料，基本上可以搞清楚每个时代的聚落形态。现存的最早地名资料是宋代的，然后在明代和清代都有很完整的自然村一级的地名资料，这些地名和现在的村庄基本上都可以对得上。我们现在可以很具体地再现每个时代的聚落发展过程，差不多可以看出每隔 50 年的变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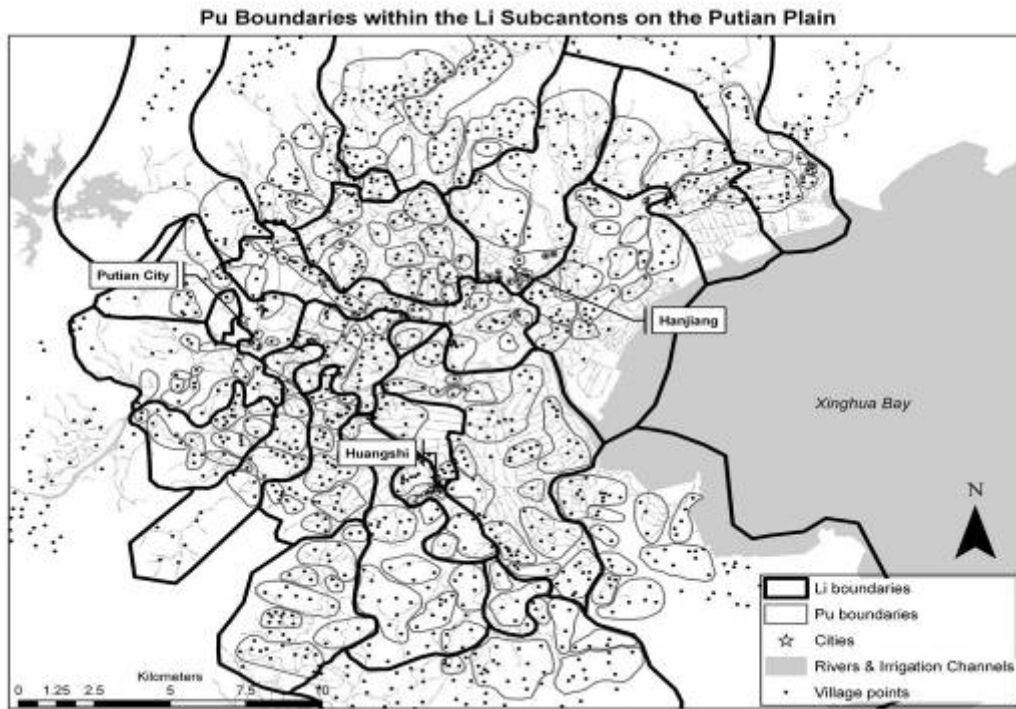
在重建聚落发展史之后，我们的重点是找出影响聚落关系的各种因素，特别是水利、政区、家族、械斗和仪式联盟的空间分布。这是关于水利系统的分布图【图五】。莆田平原可以分为三大水利系统，在木兰溪以南称“南洋”，木兰溪以北称“北洋”，另外还有东北角这个独立的水利系统叫“九里洋”。每个水利系统都有各自的枢纽工程和灌溉系统、沿海堤围，在每个系统内部还有各种大小沟渠、闸门等水利设施，所以还要分为各种不同层次的小系统。在同一水利系统中的村落，必须共同维护水利设施，共同分配水源，共同抗洪排涝，有时还要共同和周边的村落争水源、打官司，因此实际上就是一个水利共同体。在莆田沿海平原，水利是最重要的生态资源，不但会带来合作，也会带来竞争，历来是影响聚落关系的最重要因素。

图五：莆田平原的水利系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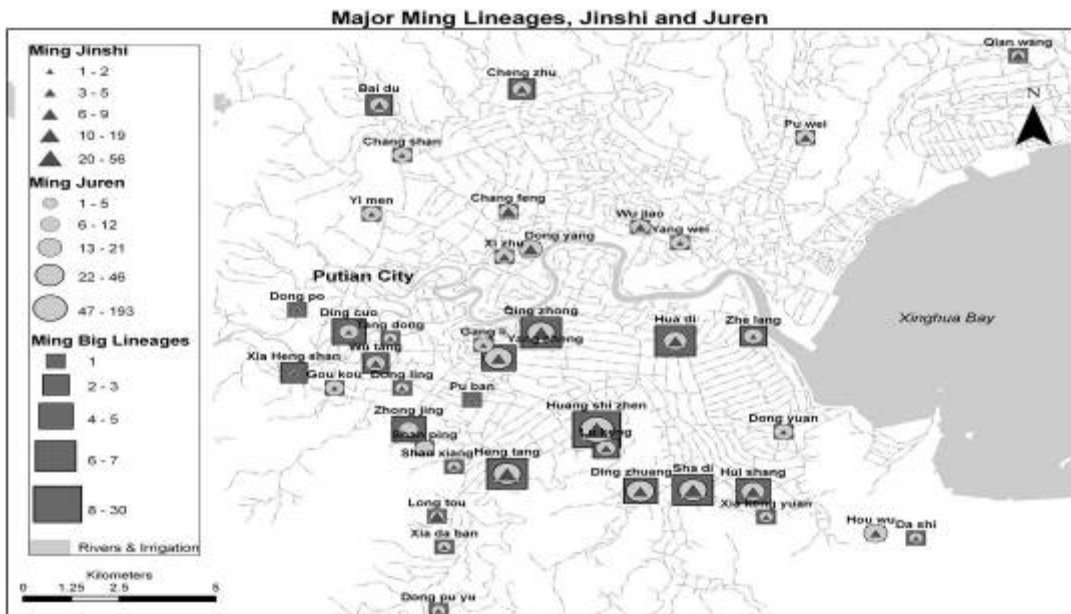
然后是行政区划。我们对以前的历史地图很不满意，因为这些地图一般只画到县一级的政区，完全不考虑县以下的行政系统。但是对区域社会文化的发展来说，县以下的行政区划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利用地方志和实地调查资料，重新确认了宋代以后的各级政区。大致说来，宋代形成的主要是乡和里一级的政区，明代前期主要是里甲系统，后来又形成铺一级的政区，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。我们找到的最好的一个资料，大概是清代乾隆时期形成的铺境清册，里面详细记载了莆田县各里、各铺所属的村庄。我们根据这个资料复原了清代莆田县里和铺的政区图【图六】。这个政区图对我们理解传统时代的聚落关系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当时政府主要依靠里的系统收税，依靠铺的系统派差。因此，属于同一里、同一铺的村庄必须共同承担对国家的义务，通常也要共同维护社会治安、举办文教、慈善事业和举行宗教仪式，这些对聚落关系都有深刻的影响。

图六：清代莆田平原的里和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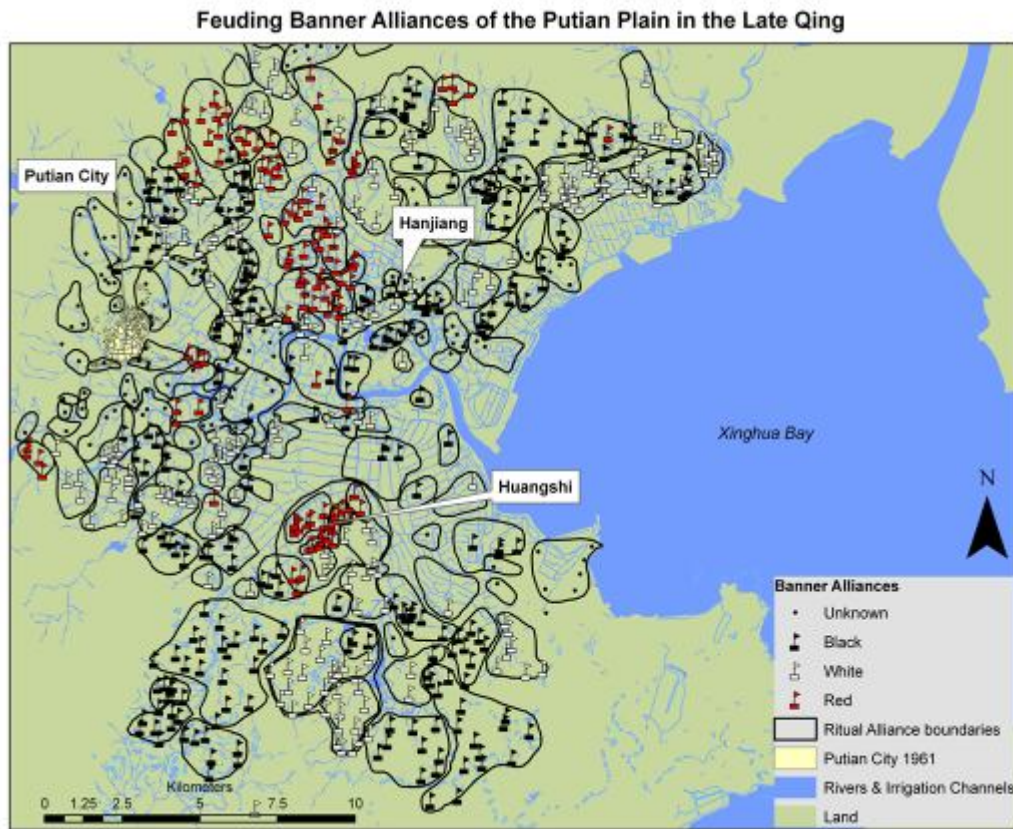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关注的第三个问题是家族。莆田历史上的家族组织非常发达，大概有几十个世家大族，对地方社会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。这些世家大族的共同特点，就是历代都出了很多政府官员和科举人才。根据地方志的记载，从宋代到清代，莆田和仙游两个县一共有 1700 多个进士，还有为数更多的举人，可以说人文是非常发达的，所以很早就号称“海滨邹鲁”、“文献名邦”。但是如果从地图上看，这些进士和举人实际上只是集中在几十个大家族，大约分布在 50 个左右的村庄。【图七】是明代莆田的主要世家大族和进士、举人的分布图，其中三角形代表进士，圆圈代表举人，图形大小代表人数多少。我们还有关于历代牌坊的分布图、同姓村落的分布图。从这些地图可以看出来，世家大族如何利用土地关系、市场网络和文化权力，控制和影响周边的村落。

图七：明代莆田平原的世家大族和进士、举人分布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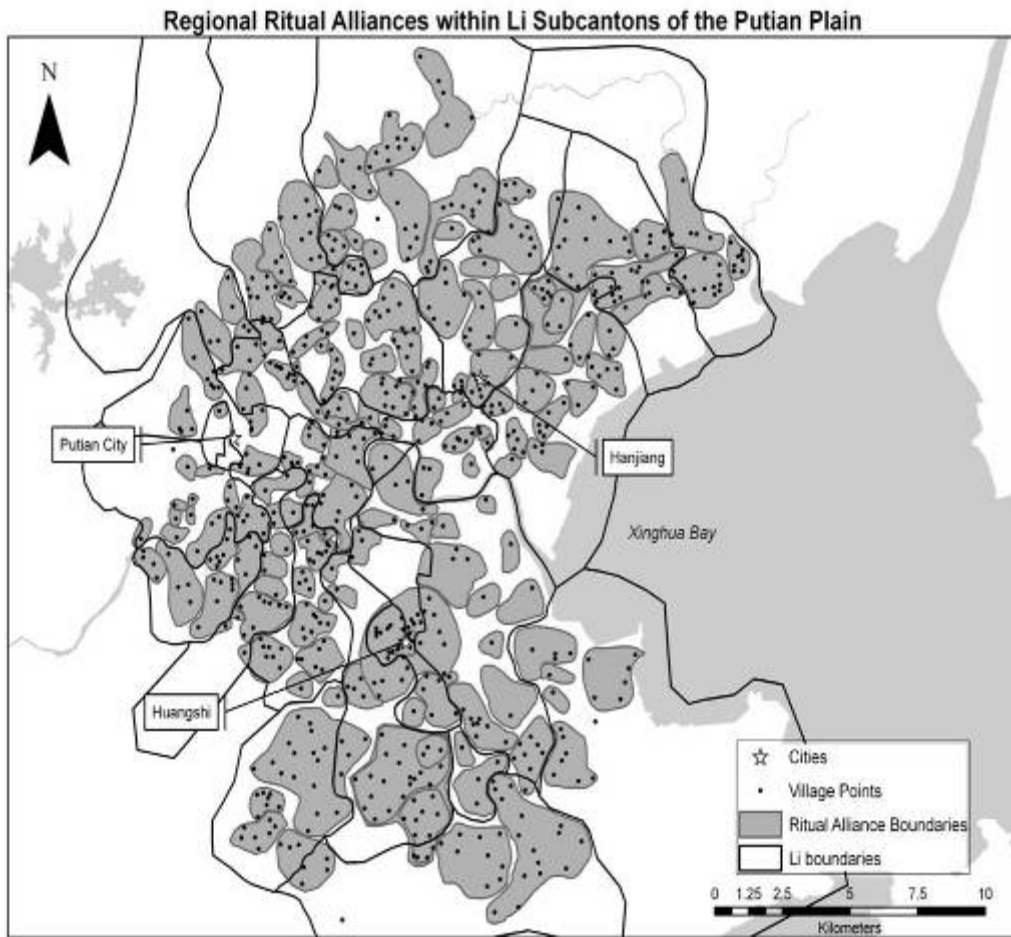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成问题是乌白旗械斗，这是影响聚落关系的一个最直按因素。大约从清代嘉庆、道光年间开始，莆田平原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分类械斗，这个问题一直到民国时期，甚至到现在都没有解决。乌白旗械斗的基本状况是，同一个地区的村庄分为乌旗和白旗两大派别，到械斗的时候，属乌旗的村庄帮助乌旗，属白旗的村庄帮助白旗，所以每次械斗都会波及很大的范围。还有一些村庄平时不属于乌旗，也不属于白旗，号称“红旗”，名义上是中立的，可是到械斗的时候可能帮助乌旗，也可能帮助白旗，实际上一般也会卷入械斗，是两边都要争取的同盟者。【图八】是莆田平原乌白旗村庄的分布图，从图中可以看出，除了城镇地区和少数边缘村落之外，绝大多数的村庄都卷入了乌白旗械斗。这种分类械斗反映了村庄之间的紧张关系，背后的起因是非常复杂的，但根源都在于对生态资源的争夺，也可以是地缘政治的问题。

图八：莆田平原的乌白旗村庄分布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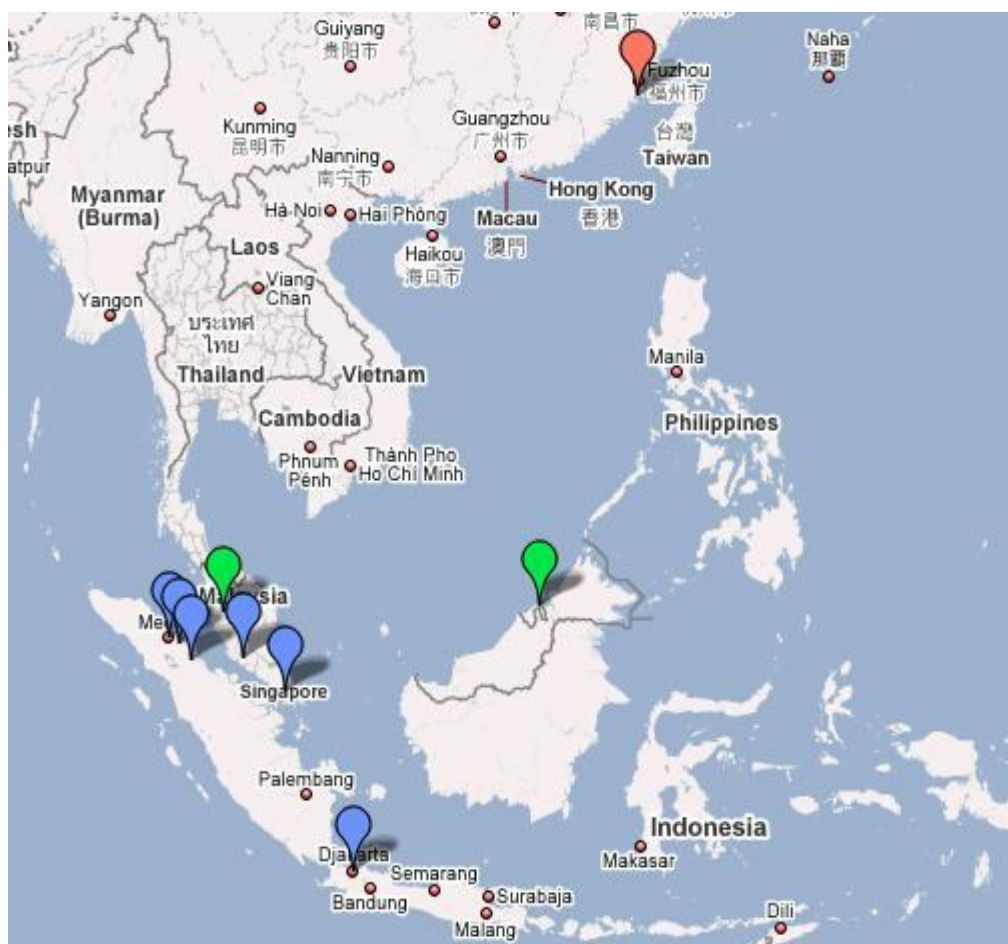
最后一个问题是村庄之间的仪式联盟，这是我们最近要出版的主要成果。我们在莆田平原一共找到了150多个仪式联盟，在当地叫“七境”【图九】。所谓“境”是指一个“社”的领地，“七境”的本意就是七个“社”的联盟。“社”是明代里甲系统中的一种仪式单位，一般也叫“里社”，当然后来又有许多变化，几乎每个村庄或家族都有自己的“社”。现在我们找到的这些仪式联盟，大多是五到十个村庄组成一个“七境”，每个“七境”有共同的庙宇，每年一起游神赛会，一起庆祝神明诞辰。在这些“七境”之上，还有一些更大的仪式联盟，通常也有共同的庙宇和仪式，有时会涵盖整个水利系统。这些仪式联盟大多是在明清时代形成的，最早的可以追溯到明代前期，最迟的是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形成。我们有兴趣的问题是，为什么会形成这种仪式联盟？究竟是和水利系统有关、和行政区划有关，还是和家族关系、乌白旗械斗有关？或者说，在上述的各种地理空间之间，究竟有什么样的历史和逻辑联系，这是我们这些年一直在探讨的问题，不过现在还没有很明确的结论。

图九：莆田平原的“七境”分布图



再说几句题外的话。在莆田平原，仪式系统是最重要的社会网络，所有人的身份、地位、权利、义务，都要通过庙宇和仪式系统来界定，所以有人称莆田的庙宇是“第二政府”。据说，以前乌白旗械斗的时候，只要把庙里的神抬出来游，自然也就不敢再打了。民间发生纠纷的时候，经常也是到庙里去调解，大家在神像前赌咒发誓，矛盾就解决了。我们在田野调查的时候发现，有很多仪式联盟中都包含乌白旗两种村庄，但也不影响他们在一起做仪式。实际上，仪式联盟是一种社会合作的机制，这种合作经常是可以超越竞争和矛盾冲突的，所以才有可能维持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和长治久安。利用神明信仰和祭祀仪式维持社会秩序，这可以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文化，也可以说是民间的政治智慧。这几年我们去东南亚跑，发现海外华侨也是利用庙宇系统维持群体认同。所以我们的研究计划现在已经扩大到东南亚的莆田人社区，这里是莆田一个黄姓村庄的海外庙宇的分布图【图十】。

图十：莆田石庭黄氏海外庙宇分布图



我们研究的这个村庄，在国内有一万多人，在海外有两万多人，主要分布在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印尼、文莱。他们在海外的居住形态基本上是大分散，小集中，在每个城镇一般都有几百人，最多的城镇有三千多人，而且主要都是从事交通行业。在海外，他们很难依赖国家政权的保护，还要和当地的其他族群竞争，所以特别需要团结互助。他们维持团结的主要办法就是建庙，做仪式。这原来是从老家带出去的传统，现在又有许多新的发明，而且这几年又传回老家来。在我们研究的莆田平原，这些年有许多华侨回来建庙，做仪式，对当地的文化复兴和传统再造发挥了很大的作用，这就是吸引我们去东南亚跑的主要原因。

总的说来，我们的计划是想把空间的概念引入历史过程的研究。我们关注的地理空间包括生态的、行政的、社会的、经济的、文化的，是多层次的、流动性的空间。我们也关注各种不同地理空间之间的相互制约和影响，当然我们现在还无法做出深入的、系统的解释。我们现在已经取得的成果，主要是三方面的：首先是关于 150 多个仪式联盟的调查报告，很快就会出版；其次是大约 800 多个村庄的调查资料汇编，包括村庄历史概况和碑刻、仪式榜文和宗教文献之类的原始资料；第三是历史人文地理信息系统，基本上已经做出来了，我们希望很快可以上网，让各个学科的朋友都可以利用，一起讨论合作研究的可能性。此外，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课题，是关于跨国文化网络的问题，这也是从莆田平原的研究计划中延伸出来的。

我就说这些。谢谢，请多指教。